



源於奧運
李漢源

F1方程式賽車

主辦世界性體育賽事的成本高昂，很多情況下都會虧本收場，尤其是奧運會。由於項目多、場地多，只數體育電視製作的公用訊號便需要大約7,000多名工作人員參與；相比之下，世界盃因為是單一項目，所需的工作人員相對較少，通常由一個國家主義主辦，分配在十多個城市的球場內進行比賽，組織起來簡單得多，成本較少。話雖如此，但其成本亦十分可觀，那既然支出如此大，卻為何吸引很多國家和城市爭相主辦呢？因為活動所帶來的收入亦不容小覷。

世界性體育項目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贊助、當地政府支持、轉播版權及門票收入。重要或著名的世界體育盛事，如奧運會和世界盃，自然能吸引眾多資源支持。此外，單項運動如NBA籃球、英超聯賽和西班牙足球等，也都收入可觀，因此體育產業成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行業。被譽為世界三大體育盛事的奧運會、世界盃足球賽，以及每年舉行的世界一級方程式賽車（FIA Formula 1 World Championship），其經營收入也相當可觀。F1的年經營收入達32億美元，除了為國際汽車聯會（FIA）推廣汽車運動外，還為FIA帶來約10億美元的盈利（2023年數據）。

F1自1950年在英國銀石賽道開始，目前每年舉辦16至17場賽事，全年賽事的統籌安排、比賽組織及電視製作轉播均由FIA負責。F1的收入主要分為3個部分：地區主辦權費及門票（約9億8,000萬美元）、電視媒體版權（約10億美元）和商品贊助（約6億美元），以及F2的授權費（約7億美元）。而F1每年的支出則達23億美元。儘管F1的發展歷程並不平坦，但如今已經走上正軌。2004年，上海申辦F1賽事，借助F1的知名度，推動上海成為世界級城市。2024年，上海賽車吸引了20萬人次現場觀賽，比賽期間周邊酒店的預訂量達213%，價格上升20%，直接帶動經濟效益達14.06億元人民幣，整體產生效益達39.28億元人民幣，而2025年估計可達50億元人民幣。中國F1觀眾在2024年增長為全球第一，這些觀眾通常年輕、高學歷、高收入，進一步提升了整個城市的國際形象。

高水平、高知名度的世界級體育盛事能夠有效提升一個城市的知名度，成為盛事之都，從而吸引更多旅客參與。許多國際商業會議往往安排在香港七人欖球賽期間在香港舉行，方便參與者同時參與這一盛事。這樣的安排不僅提高了賽事的影響力，也為香港經濟帶來了積極的促進作用。



方寸不亂
方芳

一段被搶救的歷史

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，紀錄片《里斯本丸沉沒》將於7月24日在香港院線上映，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安排了招待場，還有與導演展開對話。

這段真實歷史從日軍侵華攻佔香港開始，那些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地名，馬頭涌、深水埗、赤柱及北角4個戰俘營，關押着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印度士兵，還有昂船洲停泊着運送戰俘的日本武裝客貨輪「里斯本丸」。這樣一段歷史，竟然與香港淵源甚深，影片一開始，就把觀眾帶到了戰場的硝煙中去。

1942年日軍將囚禁在深水埗戰俘營1,800多名主要英籍戰俘驅趕上「里斯本丸」，準備送往日本，由於日軍沒有遵照國際公約標識運俘船，在途經浙江舟山海域時，「里斯本丸」被美軍潛艇擊中而沉沒，過程中日軍不但沒有施救，還封鎖、射殺阻止戰俘逃生，慘絕人寰；反而是中國舟山東極島漁民奮不顧身，先後划着小舢板救起384名戰俘，全島漁民以他們僅有的糧食延續戰俘的生命，中國人抗戰的熱血令人動容。

方勵本身是海洋工程師、地球物理學家，也是資深電影製片人，2014年在中國東極島聽到這麼一段歷史，在香港也找到一本與電影同名的書，那是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的著作，引發了他的好奇，他聯同了「里斯本丸研究學會」和鳳凰衛視，到了東極島拍電視紀錄片和資料片，2017年帶同先進科技裝備，以聲納海洋探測，向媒體證實了沉船的船體位置；本來大功告成，就在撤離那一刻，他突然被感動了，腳下30米的海底，800多名年輕人的生命就這樣被遺忘了？他們值得被了解、被認知，他開始了更龐大的尋人工程。

尋船有了物證，那麼人證呢？當時了解到在世的親歷者有兩人，一位是參與拯救的94歲中國漁民，另一位是98歲英國老兵，要搶救這段歷史，碩果僅存的「人證」馬上要消失了，方勵立馬到了英國訪問了名單上的家庭，照片、空墳，長久的等待，無盡的思念，「爸爸在哪兒？」云霧繚繞的疑問，使他受到更大的衝擊。登報廣告引起關注，繼而是接受電台、電視訪問；得到380個家庭的回響，還找到了身在加拿大的倖存老兵。本來沒有拍電影打算，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覺走，當手上擁有這麼多的素材，才動了搬上大銀幕的念頭。為確保資料真實，攝製隊走訪了6個國家，從不同視角佐證歷史資料。

正如方勵接受傳媒訪問時說：「這是一段真實的戰爭史、人民受難史、侵略者的犯罪史和舟山漁民的義舉史，製作隊經歷了戰爭和情感的洗禮，搶救了歷史，把一千多個家庭的父輩歷史還原給他們的後人，這是他們終身的財富，同時，影片留給後世，熱愛和平，遠離戰爭，這是未來的意義。」



書聲蘭語
廖書蘭

鄭愁予魂歸蓮花深處

「我打江南走過，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，如蓮花的開落。」鄭愁予於今年6月13日離世，他喝了孟婆茶，轉世投胎去了，將他今世寫詩的才情、成長的愁緒與飲酒時的不羈統統拋下。

自拙文《鄭愁予的歸人與過客》發表以後，有朋友說：「好像還沒有寫完，妳要繼續再寫。」也有朋友問：「為什麼妳要不斷地去敲門？是不是有自動送上門的意思？」還有多年未聯繫的朋友說：「沒想到妳與鄭愁予認識，鄭家與我們王家是鄰居，雙方母親是同事是熟朋友。」

上文提到，富都飯店夜裏敲門，是我遵守與他的約定，後來就擔心他可能出事；他是殿堂級的詩人，拙詩經他修改後，雖有些不男不女，但我是尊敬他的，所以不能爽約；如果他已在房內安好，我只會道聲晚安，說聲「太晚了，不便打擾，明天再續」。

2007年青海湖國際詩歌節，乃因為前車之鑒，怕他好酒出事，我孤身一名女子無力承擔名氣如此之大的詩人的安危。的確，富都飯店的那場驚心動魄的事件，至今我仍心有餘悸，但我真心想跟他一起坐趟火車遊拉薩。一直很想到這個與天空最近的地方，遺憾至今仍未實現。

2009年與馬悅然、陳文芬伉儷在尖沙咀麗晶酒店喝下午茶，也許受到馬悅然夫婦的浪漫氛圍影響，鄭愁予拉着我的手不放，一邊輕拍，一副陶醉的模樣，使我有些尷尬，當我們送馬氏夫婦上了計程車後，他說了一句使我感覺不太舒服的話，我輕聲地說一句「我要回家！」於是就逕自走了，留下一臉錯愕的他。如今回想起，他只是一個簡單的人，而我也。

我們曾在香港大學的咖啡吧談詩，也曾在尖沙咀海濱看黃昏的彩霞。他曾問我，為什麼會寫《黃花崗外》？記得我答「因為我生長的環境」，他給我組詩《衣鉢》作為此書序詩，當我展讀時，對國家民族的天然情懷油然而生，不禁熱淚奪眶。好友王震邦教授說，他們兩家是鄰居，震邦小時候經常到鄭家玩耍，未曾看過鄭愁予，哪怕是逢年過節也不見，愁予的繼母是北京旗人，同父異母的弟弟文宏、文正和妹妹玲玲，都不曾提及有一個大哥叫文韜（鄭愁予），鄭家有一位老奶奶，還有一位三爺住在偏房，就是不見愁予大哥；直到鄭愁予結婚回來新住擺喜酒的那一天，震邦才第一次看到愁予大哥和梅芳嫂子。

似乎明白鄭文韜為什麼筆名叫鄭愁予？為什麼他的詩中有着無盡的流浪、孤獨與愁緒？或可解釋為他少時跟着長輩逃難，在戰火硝煙裏一直照顧他的媽媽沒有了，換成祖母、親戚、繼母，可能他成長的經歷，影響他的心永遠是一名漂泊的寂寞旅人。

曾經他邀請我到金門遊玩，但我沒有去；2018年是我最後一次見他，他來了香港，打電話給我，說住在荃灣的如心酒店，我帶着出版的新書《被忽略的主角》去看他，憶及在電梯裏與鄭愁予夫婦道別，沒想到竟是永別。

而今鄭愁予魂歸詩的天國，願他一路鮮花美酒相伴，酩酊大醉也行，一路走好。



二〇〇九年鄭愁予與作者等人在尖沙咀喝下午茶。（陳文芬攝）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賴春蕾

外婆，我想妳了！

對於外婆，我總有種深深的眷戀。在最困難的年月裏，是外婆支撐着媽媽一路從容走過，在我們姐妹3個牙牙學語之時，逐一接到身邊親自照顧。外婆溫暖的懷抱，吳儂軟語般的話語，是我們童年裏最深的印記。

外婆是廣東人，年輕時曾被拖拉機撞傷頭部，留下後遺症，坐車就會頭暈嘔吐，不管是拖拉機還是摩托車、自行車，從此不管去哪裡都只能走路。屈指可數的幾次出遠門，都是去看望照顧遠嫁到福建的女兒。那時交通不便，山路崎嶇，外婆天不亮就要出發，就着星光，打着手電筒，在萬籟俱寂中安步當車，從廣東到福建，翻山越嶺，長途跋涉上百里。路上渴了喝幾口山泉水，餓了啃幾口自帶的乾糧。直到暮色蒼茫，萬家燈火時，才風塵僕僕地趕到女兒家。照顧女兒坐月子、幫着帶孩子、侍弄田地、餵養家禽……外婆把所有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條。街坊鄰居們都認識了這個話不多、利索能幹的廣東阿婆。

由於外婆家裏還有孫子孫女要照顧，無法久住。母親的公婆早逝，自己要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賺工分，父親又走街串巷給人漆家什賺錢貼補家用，萬般無奈之下，母親只好把年幼的我們送到外婆家照顧。舅舅舅媽勤勞能幹，是村裏最早的「萬元戶」，日子過得滋潤，對我們視如己出。我們在外婆家裏無憂無慮，鄰居們的孩子也很快和我們打成一片，天天逗貓惹狗，樂不思蜀。

魚塘裏的魚兒肥了，舅舅穿着連體防水衣，走下魚塘，一把漁網撒下去，再撈上來時，滿滿一網的魚兒活蹦亂跳，銀色的鱗片在陽光下閃爍着光芒，吸引着我們這群毛孩子大呼小叫，不時用手戳那大魚。滑溜溜的魚兒撲騰着，尾巴甩起，驚起一陣笑鬧。當晚外婆用柴灶煮的魚湯，像牛奶一樣乳白，味道鮮美得讓人嘗了就停不下來。那滾油炸過的魚片，更是香酥可口，我們不時拿上兩塊當零食。

舅舅家裏還有一個藏滿了美味佳餚的小儲藏室。炸魚片、馬蛋、炸魚丸、柚子……簡直就像叮嚀貓的百寶箱，什麼都有。我最愛吃舅舅炸的魚丸和馬蛋，又酥又香。我有時忍不住饞，會偷偷拿了灶台上的鑰匙打開小鎖，拿了東西躲在外婆房間吃。

外婆有潔癖，她房間的舊木頭書桌上，纖塵不染的玻璃板下壓着一些舊照片；地上的青磚刷洗得褪了顏色，連房間門口的青石板都光可鑒人。但是她從來不會責怪我把她房間的東西弄亂弄髒，而是去儲藏室拿了更多好吃的給我，讓我安心吃個夠。

快樂的日子總是溜得飛快。每次媽

媽來接我們回福建，我們姐妹都抱着外婆號啕大哭，不願離開。外婆也總是抹着眼淚，給我們裝好大包小包的東西，不停地哄勸着，一直送到村口的大榕樹下才停下來，看着我們離去的背影久久不肯回去。一如我們長大後，攜家帶口來看望外婆，臨走時的那份依戀和不捨。

回外婆家的路，我們陪着母親一走就是40多年。每次回去，那些年邁的叔伯嬭婆，仍會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；兒時的小夥伴都在外成家立業，只有那個癡傻的放牛娃，還能一口叫出我的小名。舅舅一家也搬到了鎮上新買的商品房，那青石小路上的兩排老屋，早已無人居住，雜草叢生。

外婆也已故去多年，但我們仍會不時回去看望舅舅舅媽。每次我們都會回到這個小小的村莊，看看村口的大榕樹，看看老屋，這裏有我們最愛的外婆，有我們永遠的牽絆，還有我們無憂無慮的童年。

燦爛的陽光下，我彷彿看到，年少的3個小姊妹一路興奮地呼喊着奔向外婆。外婆臉上笑意盎然，一邊應着，一邊急上前，一把把我們摟進懷裏，挨個地撫摸着我們的小腦袋，開心地說着：「都來看外婆了，都是外婆的乖孩子！」一念及此，我不禁點頭泛酸，喃喃說道：「外婆，我想妳了！」



翠袖乾坤
連盈慧

此李杜不是彼李杜

上星期四本欄的「小杜和老李」談的是大家熟知的李白和杜甫，事後一時還沒想起比李白和杜甫遲生百年的李商隱和杜牧，李商隱和杜牧同樣是一對交情深厚、年齡同樣相差十年的忘年詩友，杜牧生於公元803年，李商隱生於公元813年，就是後人慣稱之「小李杜」。相隔百年的李都是小李，杜是年長十年的老大哥。

只是李商隱詩如其名，人亦如其名一般「隱」重，對杜牧有的純屬對兄長敬重之情，杜牧——對那個小弟也沒有像杜甫對李白「不見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。世人皆欲殺，吾意獨憐才。」愛得那麼轟轟烈烈又狂熱。「小李杜」性格相近，是互相關懷不見激情，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。

李商隱光是「高樓風雨感斯人，短翼差池不及群」這兩句七言詩，了解杜牧孤芳離群的深意存乎其中而已，杜牧則坦言不喜歡李商隱的詩過於用典和雕琢。這「小李杜」同是唐朝末年官宦牛（僧儒）李（德裕）黨爭的受害者，二人相處從未經歷過太平盛世的客觀環境，當然不會有過李白杜甫「醉眠秋共被，攜手日同行」的浪漫，其實甚至當朝第十七任皇帝李昂心情也沒有好過，因無力解決士大夫李黨爭現象而心痛欲裂，曾仰天長嘆說過：「去河北賊易，去朝廷朋黨難！」他這個苦命皇帝在位也推不到13年，30歲便駕崩了。在黨爭夾縫中生存的詩人，過着惺惺相惜憂時憂國的日子，心靈痛苦便可想而知。

經歷盛唐前半葉黃金時代，自然容易湧現出詩聖杜甫的「翻手作雲覆手雨」、詩仙李白的「雲想衣裳花想容」、詩佛王維的「世中遙望空雲山」，以及終生不第還可以苦中吟詠的短命詩鬼李賀的「雨冷香魂弔書客」……那麼不同風格的詩人，正由於國泰民安靈感豐富才下筆有神，令後人可以享受到吟嘯不止的佳作。



畫家想像中的「小李杜」。作者供圖



琴台客聚
伍杲杲

那日我們向海而歌

依麗姐姓史，是30多年前從北方來的「老深圳」。

認識依麗姐那年，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《愛不可及》正準備在大鵬半島開機拍攝，依麗姐在那邊也有個家，她的先生周焯是深圳知名攝影師、影視人，也是電影導演、我的師父胡野秋的老朋友，他們很熱心地帶我們去勘景，向我們推薦了一些值得拍攝的景點，又領我們到他的工作室喝茶……雖然是第一次見面，依麗姐給我的感覺卻像是自小就識得的鄰家姐姐一樣，她氣質高貴，舉止優雅，談吐得體，待人親切熱情，有點像是美國電影《羅馬假期》裏那個從王宮逃出來閒逛的柯德莉夏萍。

高貴的底色是善良和愛心。柯德莉夏萍是一個好演員，同時也投身慈善事業，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的代表人物；依麗姐亦是，她一直在做各種公益活動，曾是「關愛抗戰老兵基金會」的主任，「關愛抗戰老兵基金」任職結束後，她又把兩個為公益項目募捐的微信群改成「依麗一家親」。群裏近200人，都是熱心公益、熱愛藝術和熱愛生活的，來自五湖四海的各行各業的精英，以及海內外的優秀學子，他們以輩分定

位各自的身份，譬如香港慈善總會主席鄭蘇薇女士在群內就被稱呼為「大姨姐」；他們雖無血緣，但和家人一樣彼此溫暖，彼此相愛，相互扶持着向前走……一家人如此一走便是近十年，他們之間的愛吸引和感動了無數人，就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桂賢奶奶也出席過「依麗一家親」的周年慶活動。

依麗姐帶着「依麗一家親」不停地舉辦公益活動、環保活動，組織各種愛心眾籌、捐贈，到養老中心慰問長者，也不斷地舉辦各種沙龍、藝術展、音樂會、詩會、讀書會等，形成依麗家族獨有的文化調性，也成了一股充滿生機、充滿愛的向上生長的力量。導演李亞威因此拍攝了紀錄片《依麗一家親》，將依麗家族中多年積累的故事和記憶記錄下來，在深圳電視台播出，獲得了2022年第28屆中國紀錄片「系列片十佳作品」。

近年來依麗姐數次邀我參加她組織的文化活動，我都因人在外地，或是時間上有衝突而錯過了。前日依麗姐再次邀約，我一口答應，冒着烈日駕車3個多小時，從廣州花都趕到深圳鹽田港赴約。有朋友笑我，夏日炎炎，山長水遠地往返6個多小時去參加一個小小的詩會，太不值得。然而對於我來



「依麗一家親」周年慶。作者供圖



欣有靈犀
王欣

手工水餃

近日，好友邀請我去家裏吃餃子，又勾起了我的思鄉之情。其實思鄉，很多時候都從思念兒時的美食開始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想吃一頓餃子，尤其是母親親手擀麵和調餡兒製作而成的餃子。但生活在香港，母親還未能長期來住，每年只有回家鄉的時候，才能吃上母親的那頓手工水餃。

香港售賣手工水餃的舖子不多，尤其是店家親自擀皮兒的那就更少了。我吃過中環威靈頓街的「餃子園」的水餃，手擀的麵皮，柔軟中帶着勁道，即便是煮久了，外皮也不會爛得難看，仍有嚼勁，令我想起母親的手藝了。前段時間，散步至威靈頓街時，卻發現「餃子園」在無聲無息中結業了，不禁慨然若失。

好友說，其實「餃子園」的水餃並非我形容的那樣可口。而我不認同，我說，或許是因為他家的餃皮是手擀，吃起來和母親做的很相似。相對於餃皮，我個人認為餃子餡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含量，而對餃皮的要求很高。製作餃皮的麵團的水分、彈性、醒發麵團的時間，還有手擀麵皮者的力度和技巧都是決定它好吃與否的重要因素，缺一不可。

傳統的北方餃子，要數韭菜肉餡、白菜肉餡的最受歡迎；來了南方，餃子餡的花樣突然變得多了起來，有蝦